

渔民的泪和笑 大海的灵与肉

——读王月鹏散文集《海上书》

周根红



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主题。王月鹏的散文集《海上书》，是继《渔灯》《烟台传》之后又一部关于海洋的作品，共收入海洋主题散文25篇。可以说，大海已经成为王月鹏重要的文学地理空间。在《海上书》里，王月鹏深入渔村生活、深入渔民内心，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和生活体验，集中笔力书写了海边渔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，用贴近大海的方式祛魅大海的想象，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大海，并在茫茫的大海中抵达人心的辽阔。

回到日常的叙事

说到大海，我们都会生发出许多浪漫的想象，联想到神奇的海景和迷人的传说，或者是赋予大海一系列固有的意象和修辞，诸如辽阔、苍茫、神秘、奇幻等等。王月鹏原本也是带着各种想象进入渔村、观察渔民生活的。不过，作者在渔村深入走访的过程中，在与渔民的交流中，不断修正自己的想象，让文字回到大海的本身，打捞那些被忽略的大海，还原被误读的大海。

对渔民来说，面朝大海，只能从大海中找寻赖以生存的空间。大海是一种生存的资源，而不是浪漫的梦想；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环境，而不是都市漫游和景点游览。出海打鱼是他们的日常生活，结绳晒网是他们的日常生活，遭风遇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。作者在《海上书》里也不时流露

出，“在我看来的那些所谓神奇物事，不过是渔村和渔民的日常。这样的日常，被忽略被抽空已经很久了。”（《夜宿渔村》）

《海上书》里的渔民都是一个个普通人，描写的也是渔民的日常生活状态。结网打渔，喝酒唱歌，海边漫步，给缆绳打结，用残破的网做菜园的围挡，在门前的菜园里劳动，感慨现在条件好了。《点灯的人》里的老船长和渔民，关于灯塔的记忆就有太多矛盾和出入，“当年点灯的人，渔村没有几个人还记得，他们本身已经不在意这个事情了”。因为，“灯塔仅仅是灯塔，这不是象征，也不是细节，这是关涉海上航行的生命，关涉到渔民能否安全回家的一件很具体很紧要的事”。诚然，灯塔对他们来说只是

一个回家的参照，一次次的出海让他们记住的是回家的路。至于点灯的人、灯塔的记忆，远比不上回家的路更为迫切。

那些看似经历了大风大浪、有着像大海一样深邃故事的渔民，他们的过往，只是更多了一些“劫后余生”般的记忆。《点灯的人》里那位94岁的老人，在面对“我”提出的“独处时经常会想些什么”时，则是淡淡地回答“什么也不想”。这种人生的态度，几乎是《海上书》里所写的渔民表现出的共同特征。他们即便在大海的风浪中消失了，也只是平静地说一句“遇风了”。这是一群在海上历经苦难、漂泊和风险后的淡然，是一种在大海中生死挣扎后的淡然，因而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对现实安稳生活的满足。

与大海相处的哲学

与大海和平相处，无疑是海边渔民最大的心愿。他们依靠自身的摸索、前人出海的经验总结、民间信仰和传说等，形成了与大海“相敬如宾”的生存之道。王月鹏的《海上书》以丰沛的叙述，为我们展现了别样的大海，也展现了生存的广阔。

《打缆》里的老渔民会一百零八种绳结的打法。“这种功能性的绳结被老渔民赋予了美感，他选用的绳子五颜六色，绳结状若鸟贼、对虾等海洋生物。”“这个‘结’，浓缩了所有的‘风浪’，也包含了老渔民对于整个大海的认知。”《网里或网外的海》里，“一个老渔民可以随手打出若干的‘结’，用来应对不同的状况。”每一种绳结，都代表着一种突发事件的处理，都寄托着一次生的希望、平安回家的期盼。“老大爷亮宝”的传说，不过是渔民根据海龟壳上的光亮，来预测天气的变化，从而掌握出海的行程；“转心螺”的传说，是渔民在海上迷失航向的另一种叙述；穿胸族的传说，则是渔民对风浪无可奈何的神奇想象。这些传说的背后，都代表着一次次寻找生的希望。

因为对大海的未知，渔民对出海的路程自然充满恐惧。恐惧是王月鹏的《海上书》里流露出的最为明显、最为深刻的情感。“绳结”“老大爷亮宝”“转心螺”“穿胸族”等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对大海充满恐惧的表现。《无字钟》里，“我曾采访过若干老渔民，他们对大海的普遍感受即是恐惧，因恐惧而心生敬畏。这是真正懂海的人。”《老人与海及其他》里88岁的老船长

讲述了他与大鲨鱼的故事，较为深入地描写了老船长和一群渔民在风浪之中的恐惧和挣扎。在《徐福东渡》里，作者引用《废铎屹·舟沉》记载了一艘在登州附近沉没的船，从而写到危险的风浪：“风和浪是真实的，那些垂死挣扎和巨大恐惧是真实的。”这种恐惧，甚至成为渔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，就像《海里的根》中的那位老人，“即使远离了大海，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于方向的思考。他对大海的想象，从来就不是审美的，他一直在忧虑着，当风来，如何把握方向，如何不迷失方向，如何让自己的船找到回家的路。”

因恐惧而敬畏，有敬畏才有希望。人对自然要充满敬畏，是《海上书》的渔民提及最多的话。《海事》里，“作为一个打鱼为生的人，对大海必须有足够的敬畏。”《无字钟》里，“人类对大海的所谓征服，被视为一种精神，这是对人与海的双重误读。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，是需要以敬畏之心来看待的。”敬畏成为渔民对大海的最为朴素的生存之道。由此，渔民出海便形成了各种规矩，规约着渔民对大海保持敬畏。《海事》里较为集中地描写了这些规矩：在海上遇到鲸鱼不能打扰；拉网拉到老大爷，要恭敬地将其送回海里；遇到“过龙兵”的大鱼群，要烧香磕头抛米撒面；船下锚时渔民先要高喊一声“给——锚——了”，以免伤到海龟……这种对大海的敬畏甚至影响到海边居住的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正是体会到渔民对大海怀有的无限敬畏，在与渔民的交谈中领悟到生存的艰难，对“那些未曾从海上归来的人们”的深

情怀念，王月鹏的文字之中，就有了王开岭所评论的：“他悲悯苍生、关注疾苦，他的大海连着人海，他的海底住着村庄、农舍、野草，灯火通明。”（《海上书》腰封）

《海上书》不仅写出了渔民对大海的恐惧和敬畏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还写出了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关系。《老人与海及其他》里88岁的老船长讲述了他打捞起一条大鲨鱼的故事。然而，也正是这条大鲨鱼在风浪之中稳住了老船长的小船，“他们把捆绑在小船和大鱼的绳子收束得更紧了，把船和鱼更紧地联结在一起”，使得他们没有被风浪吹沉。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，“小船和大鱼在海水里不停地碰触；每一次碰触，就像碰触到一个危险，又像碰触到一个坚实的依靠。小船与大鱼在海浪里竟然成了一种紧张的依靠与被依靠的关系。”这对小船和大鱼、风浪和大海、人与自然的思考，可谓独辟蹊径。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细节，“老船长踩着鱼想跳到岸上，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海里，慌乱中，他抓了大鱼一把，才稳住身。”老船长感叹“海是不可战胜的，人要懂得妥协”。老船长用朴素的语言说出了人与大海的关系。

《徐福东渡》的故事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，然而，在王月鹏的字里行间，我们也能看出，那个古老的年代大海带给了徐福和千余名童男童女“一去不返”的残酷，由此也有了登州的“始发港”地位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开辟。正是这残酷赋予徐福东渡大海的开拓精神。



理解大海的路径

王月鹏用深扎的方式感悟着大海，也从渔村和渔民的走访中领悟大海。王月鹏所要表达的，不仅是再现渔民的日常生活，而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去理解大海，为大海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叙述的方式和理解的路径。

作者在大海边漫步，逐渐体会到：“海以日常的方式，让我释然，让我卸除了内心的那些负累。海只需要做自己，它不迁就任何的事与物。”在大海面前，我们无法理解大海，“不管你曾在海边伫立多久，也不管在海上经历了多少的风与浪，你与大海之间永远隔了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。”（《与海同行》）为此，王月鹏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解路径，即通过渔民来理解大海。《海上书》所展现的渔民的日常生活，始终都是一种平淡的风格，而这种平淡正是理解大海的情感钥匙，因为，“唯有那些曾经置身于大海深处、历尽艰辛从恐惧和绝望中解脱出来的人……是最有可能真正理解大海的人。”（《与海同行》）

长久以来，那些远离大海的人们赋予了大海太多的想象，让“理解大海”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王月鹏也通过当前流行的村庄的书写道出了写作的难度：“太多的知识分子在想象村庄，他们不过是写下了他们路过村庄时匆匆看到的事物，而在村庄的内部，远远不止这些。”（《石帆》）作者用深入的观察、深邃的思考，在文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大海的理解。《石帆》里，一个垂钓的老人，只留下了背影，成为大海的一部分；一个晒墙根的老人，不顾家人劝阻，在别人发家致富时，他在海边开荒山绿化成一个庄园，“他在海边的山上，完成了对海的阐释；他以难得糊涂的心态，完成了智者难以企及的生存状态。”《另一种桥》里一截通向大海的天马栈桥，在大海的某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并不企图征服大海，而是“保持了一种理性又节制的姿态”“面对巨大的苍茫，我终于明白人生并不是所有的抵达都有意义，不浪费生命，不将生命消耗在无谓的事情上，这是对生命的最大负责。”

海边动物的生存方式，也是王月鹏理解大海的一种方式。“面对捕鸟者，鸥鸟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策略，竟然是将鸟巢紧密地集合在一起，并且选择在同一时期下蛋。”（《羽翼风暴》）飞蛤最初是天上飞的，它的壳原本是翅膀。它们“对于天空的放弃”（《飞蛤》），也是屈服于大海的生存法则，是避免被网罩捕捉，于是选择躲在沙滩和海水里。“鲸鱼开会”“过龙兵”等故事和传说，其实又何尝不是海里生活的鱼群结伴同行的一种生存方式呢？由此，作者认为，大海上生活的品质，就是隐忍、隐忍风浪、灾难，甚至死亡，像一座岛一样，“它的隐忍成长，让它终有一天从海中昂起头”。（《成为一座岛》）

人与自然的写作虽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，但是，如何真正深入理解自然，则是尚需不断探索的问题。王月鹏试图通过《海上书》对大海、渔村和渔民进行多角度、多层面的观照，尽其所能为我们揭示大海的栖居生活。王月鹏在后记里说：“我所写下的自然，是与人共存的未经美化和过滤的自然，它是芜杂的，也是尽可能接近真实与准确的。”“我所认为的‘自然’，也内在地包含了那种不回避、不迁就、不遮掩的写作态度。对‘海’的书写，于我而言其实只是一个切口，这本书企望由此切开和抵达的，是茫茫的‘人海’。”（《海，与人海》）

可以说，王月鹏的《海上书》，在审视人与自然的过程中，介入现实生活，勾画茫茫“人海”，以大海边普通人的生活为着眼点，写出了普通人在大海中的生活境遇、人生心态、对大海的朴素的认知，饱含着悲悯情怀，是自然文学写作重要的开掘。



本报与黄海数字出版社主办
传统出版 游戏出版 有声读物
设计策划 古旧书的数字化 版权代理